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飛劍記 第五回 呂純陽宿白牡丹 純陽飛劍斬黃龍

卻說純陽子一日來至金陵地方，駕著雲霧著霧，自由自在，迤邐而行。正行之際，猛聽得一派歌聲，宛轉清亮，遂拔開雲頭望下瞧著，只見百花巷裡一所花園，花園之內一個閨女領著幾個丫鬟行歌互答。原來這個閨女看見花園之內，百草排芽，是花開放，綠的是柳，紅的是桃，紫的是杏，白的是李，爛爛熳熳的是芍藥，芳芳菲菲的是海棠，豔豔冶冶的是山茶，妖妖燒燒的是牡丹，春色撩人，不覺的唱個舊詞兒。說道：「二九佳人進花園，手扯花枝淚漣漣。花開花謝年年有，人老何曾再少年。」又說道：「去年今日此園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人面只愁容易老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閨女歌罷，內中就有個知趣的丫頭接著唱個：「可歎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。寸金使盡金還在，過去光陰哪裡尋。」天下事，有個知趣的，就有個不知趣的，那不知趣的就唱道：「十三十四正當時，只我十八十九婚姻遲。二十三十容貌退，衾寒枕冷哪得知。」純陽子所得這些歌兒，說道：「小鬼頭春心動也。」此時純陽子初做神仙，心中還拿不定些，就按下雲頭，落在花園之內。純陽子本是標緻，再加變上了一個，越加齊整，真個是潘安之貌，子建之才，縱是個鐵石人也惹情牽了。你看他，頭戴的紫薇折角巾，身穿著佛頭青縐紗直裰，腳穿的白綾暑襪，並三箱的綠緞履兒，竟迎著那閨女兒求見。那個女孩兒家，臉兒薄薄的，羞的赤臉通紅，扭轉個身子兒，移著金蓮步便走。好個純陽子，有偷花的手段，有竊玉的風流。裝著幾步的俏步兒，趕上前去賠一個小心。叫聲：「小娘子，小生唱一個偈兒。」那閨女沒奈何，也自回了一拜。純陽子遂問道：「小娘子玩春乎？」那閨女帶著惱頭兒說道：「君子，你既讀孔聖之書，豈不達周公之禮，怎麼無故擅入人家？」純陽子故意的賠個小心，說道：「在下不足，忝是饗門中一個秀才。適才有幾位放蕩窗友，拉我們到勾欄之中去耍子。是我怕宗師訪出來飲酒宿娼，有虧行止，不便前程，因此上迴避我那些窗友，不覺的擅入花園。搪突之罪，望乞容恕。」那閨女說道：「既是如此」，叫丫頭過來，「你送著這位相公到書房中迴避一會罷。」那女孩兒遂抽身先回。哪曉著這些丫鬟聽著這秀才唆撥，到不領他到書房裡去，反又領他到臥房兒裡面來。這個女孩兒恰進了臥房，一見著這個秀才，心下就十分不悅。純陽子從容說道：「小生一介儒流，幸接丰采，此三生有幸。今日小娘子若容侍立妝台，小生當以心報。」閨女道：「君子差矣。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。今日若教苟合，倘後日事露，玷辱家譜，我母親以我為何人？」那些丫鬟們皆是幫襯的，乃說道：「青春易老，貴客難逢。今日秀才既來在此，老夫人又不在家，何不握兩攜雲，豈可辜負此佳遇。」

這女孩兒家一則是早年喪了父親，母親嬌養了些，二則是這幾日母親往王姨娘家嬉耍去了，三則是禁不得那個秀才的溫存，四則是吃虧了這些丫頭們攪撥，就輸了個口，說道：「妾乃千金之體，君子苦苦戀我，勿使我有白頭吟可矣。」純陽子道：「小娘子今肯見憐，小生敢不以心報。」那閨女又說道：「妾乃半吐海棠，初發芙蓉，嬌姿未慣風和雨，吩咐東君好護持。」純陽子道：「小生自有軟軟款款的手段，從從容容的家數。」

於是那幾個知趣的丫頭，就把門兒關上，各自散去。正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。純陽子就與那個閨女攜雲握雨，倚翠偎紅，睡了一晚。此正是：被翻紅浪鴛鴦戲，花吐清香蛺蝶尋。女貌郎才真可羨，春宵一刻抵千金。自後日去夜來，暗來明去，頗覺的稔厚了。

卻說那閨女的母親在王姨娘家裡歸來，哪曉得這一段的情。故只見女兒家容貌日日覺的消瘦，朱唇兒漸漸淡，粉臉漸漸黃。為母的看見，心下不忍。只見明日是個七月初一日，母親說道：「女兒，你今夜早些安歇罷，明日是個初一日，我和你到南門外各廟裡去進一炷香。進了香時節，我和你到長乾寺裡去聽一會和尚們講經說法，散一散悶兒來。」

果然是到了明日，兩乘轎子出了南門，進了各廟裡，拈香已畢，遂投長乾寺而去。只見長乾寺裡，正在播鼓撞鐘，法師升座說經，四眾人等聽講。彼時，這法師說經說得妙上之妙，玄中之玄，天花亂墜，地擁金蓮，哪個人兒不快活？歇一會兒，香盡經完，法師下座，看見了這個女子容貌消瘦，問道：「這一位女施主貴姓，還是哪家的？」只見那母親向前下拜，說道：「弟子姓白，這是弟子的小女，小名叫做白牡丹。」法師道：「他面上卻有邪氣。」白氏母道：「邪氣敢害人麼？」法師道：「這條命多則一個月，少則半個月。」白氏母道：「望法師爺爺見憐，和我救他一救。」法師道：「你回去問她夜間可有甚形跡，你再來回我的話，我卻好下手救他。」

白氏母回轉家門，把個女孩兒細盤了一遍。此時女兒要命，也只得把個前緣後故細說了一遍。白氏母道：「這分明是妖邪了。」

明日再到長乾寺，見了法師，把女兒的前項事情也自對法師細細的說了。法師道：「善菩薩，你來，我教你一段工夫。」如此如此。白氏母領了法師的言語，歸來對著女孩兒道：「那法師教你救命的工夫，要如此如此，你可記著！」這女兒緊記在心。

果然是二更時分，那秀才仍舊的來與著白氏交媾，用著九淺十深之法，款款的消耍。這女兒依著母親的教法，如此如此，把那純陽子激得爆跳起來。原來呂純陽人人說他酒色財氣俱全，其實的全無此事。這場事分明不是貪花，只是彩陰補陽之術，豈曉得這個法師打破了他的機關，教那女子到交合之時謹溜頭處，用手指頭在腰肋之下點他一點，用牙跟兒咬住他的口唇，吸了兩吸，到把他的丹田至寶卸到陰戶之中，這豈不是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？故此純陽子激得個爆跳起來，就拔出鞘中雄劍，來斬這個白氏之女。這女兒卻慌了，連忙雙膝兒跪著，叫道：「君子饒命！饒命！這卻非干我事，是長乾寺裡一個法師叫我這等等。」那純子聽得此語，怒從心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就揮劍到長乾寺去斬取那個法師。

原來那個法師，又不是等閒的，是個黃龍禪師，極大智慧，極大法力。純陽子將那口寶劍飛起徑，奔禪師身上，那禪師喝道：「孽畜，不得無禮！」用手一指，那劍遂插在左邊地上。純陽子看見那口雄劍不回來，急忙又丟起個雌劍，徑奔長乾寺中。黃龍又用手一指，那雌劍又插在右邊地上。

純陽子看見兩口寶劍不來，卻自慌了，駕雲就走。黃龍將手一指，把個純陽子一個筋斗，就相似那鷓鴣翻身翻將下來。純陽子只得轉身望黃龍便拜，說道：「小仙們是鍾離雲房徒弟，適問不揣，飛二劍戲侮，望慈悲見恕。」黃龍道：「我也肯慈悲你，你卻不肯慈悲別人。」純陽子道：「今後曉得慈悲了。」黃龍道：「你身上穿的甚麼？」純陽子道：「是件納頭。」黃龍道：「可知是件納頭！你既穿了納頭，行如閨女，坐像病夫，眼不觀淫色，耳不聽淫聲，才叫做個納頭，焉得這等貪愛色慾？」純陽子道：「這個是我道心未定，從今以後改過前非，萬望老師還我兩口寶劍罷。」黃龍道：「我聞得火龍真人以雌雄二劍付汝，一斷色慾，二斷貪嗔，三斷煩惱，且囑咐你除妖則可，殺人則不可。我乃釋氏正脈，汝且欲揮劍斬我，若還你劍來，你豈不傷害別人？」純陽子道：「某今知靠，再不敢傷人了。」黃龍道：「這兩口劍，留一口雄的在我山門上與我護法，雌的還你罷。」

純陽子領了黃龍之言，走向前去，拔出雌劍，拿在手中。黃龍道：「劍便還你，還不是這等佩法。」純陽子道：「又怎麼個佩法？」黃龍道：「你當日行兇，劍插於腰股之間，分為左右，今日這口劍卻要你佩在背脊之上。要斬他人，拔出鞘來，先從你項下經過，斬妖誅邪，聽你所用，如要傷人，先傷你自己。」純陽子道：「謹如命。」故此叫做個洞賓背劍。

純陽子得了這口劍，又說道：「弟子沒有丹田之寶，不能飛升，望老師再指教一番。」黃龍道：「我教你：到龍江關叫船，一百二十里水路，徑到儀真縣；儀真縣七十里水路，徑到揚州府；揚州府叫船，一百二十里水路，徑到高郵州。到了高郵，不要去了，你就在那個地方尋個處所，養陽九年，功成行滿，方可以游蓬萊，朝玉京也。」

言未畢，只見白氏母領了女兒白牡丹，來至寺中拜謝這個法師。彼時，白牡丹奪了仙人的至寶，就如那焦土轉潤，枯槁回春，一點紅潤潤的櫻桃唇，一團白盈盈的梨花面，越加俊俏，越加精神。純陽子見了，十分大怒，說道：「我未曾彩你的陰精，你先奪去我陽寶。好了你，虧了我！」黃龍勸解說道：「你兩人交股而睡，貼胸而寢，可把那是非盡付東流水，莫將恩愛反為仇。」白氏

母遂領著其女，辭別黃龍回歸，不在話下。

純陽子既得了一口雌劍，又得了陽去所，亦自拜謝黃龍而去。一路買船去到高郵地方，左顧右盼，尋得一個去所。則見：水光湛湛，山頂峨峨。山峨峨猶如卓筆列筍，水湛湛絕似繞帶拖羅。黛色參天，見無數喬松茂密；清標帶露，看許多老檜婆娑。地頗似蓬萊，未有塵囂紛沓至；路不鄰市井，卻無車馬往來過。此可以建揚子之宅，此可以住安樂之窩；此可以構諸葛之廬，此可以成考槃之阿。

正是：

地靜俗人少，林幽綠蔭多。

山禽時對語，樂意自相和。

純陽子遂從此處構了一所茅庵，打掃的乾乾淨淨，坐一個蒲團，安一副關屏，燒一炷柏子香，日復日，月復月，息精息氣，息神息思。早上金雞啼罷之時，紅爛爛日光正上，就對著那一輪日頭，吸著些日精。晚來金烏欲墜，宿鳥投林，只見那一輪明月，團團高海角，漸漸出雲衢，就對著那一輪皓月，吞著些月蟬。又到四更之際，夜氣清明，露華融液，那是清冽寒涼之氣，叫作沆瀣之氣，就餐那沆瀣之氣。

純陽子如此做工夫，並無間斷。嘗作有《漁父詞》四首：

其一云：

卯西門中作用時，赤龍時口玉清池。雲薄薄，雨微微，看取嬌容露雪肌。

其二雲：

子午常餐日月精，玄關門戶啟還扃。長如此，過平生，且把陰陽仔細烹。

其三雲：

會合都從戊己家，金鉛水汞莫須誇。只如此，結丹砂，反覆陰陽色轉華。

其四雲：

閉目尋真真自歸，玄珠一顆出輝輝。終日玩，莫拋離，免使閻王遣使追。

純陽子精心修養，日新月盛。紫芝草榮枯了數番，也不問年新年舊；碧桃花開謝了幾度，竟未知春去春來。不覺的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奄忽之間就是九年了。純陽子養陽九年，才得個丹田至寶如前完固，如前充溢。怎麼陽去了要養？養陽必要九年？蓋陽氣輕清，陰氣重濁，仙子完了那陽精，自然能飛升，所以陽去了就要養轉。養陽又必要九年者，蓋九乃陽數。純陽子先年與白牡丹交合，被他奪去了那些至寶，畢竟要養著九年，才返本還原得，若只是養八年，也不濟事。此正是一旦泄之有餘，千日修之不足。